

卷之三

古方略自序



守之道非一精神折衝爲至古
遣戍防虜而其詩曰一月三捷
李綱曰能守而後可戰繇此觀
之匪斤斤謹斤侯明甚野廬氏

掌達國道路賓至今守涂地者
聚橐之相翔者誅示守固也定
王使單襄公聘宋假道于陳以
聘楚道不可行知陳必亡守顧
不重與明王內中國外夷狄若

乃賜單于爲藩臣處鮮卑以內
地謂禦侮何又况金統豨突于
潼關僂芝蠶食於州羆欲無內
潰得乎吳起言在德不在險彼
秦用趙高邪謀周廬設卒甚謹

而閭樂亂于望夷。嗚呼！天下有無備能守國者哉。

新安余懋衡書

守序畢

古方略守卷之一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來歙守略陽

建武八年遣中郎將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

番湏

番音盤谷名在扶風汧縣

回中

回中官名在鳳翔府隴州西北秦所建漢文帝時匈奴入

蕭關燒回中官謂此

徑襲略陽

略陽在隴城縣東

斬隗囂守將金梁囂

大驚。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

之光武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在鳳翔府。即隴山也。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關名。囂自悉大眾數萬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

或曰。知歙能死守。世祖可謂蚤見。

廉范拒北匈奴

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匈奴大寇雲中。雲中太守廉

范范丹之孫丹為王莽將杜陵人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

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中各交縛兩炬。三頭蒸火。營

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

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

躡音各。躡。躡車。踐也。藉。躡藉也。死者千餘人。繇此不敢復向雲中。

芑山氏曰。與增竈量沙略同。求救則氣怯。氣怯則

衆亂。况救遲而寇速哉。

符堅將慕容垂救襄陽。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于木枝。光炤數千里。晉將桓冲懼退還。永王璘反。肅宗命討璘。判官李銑等夜多燒火。人執兩炬以疑之。璘軍以火應之。璘懼以爲官軍悉濟宵遁。此皆以譎懾敵之法。

陳球固守零陵

漢桓帝延熹八年。荆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

等復攻

攻當作寇

零陵。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

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爲城。

毘中惶恐。掾吏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

符。受任一邦。豈願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

大木爲弓。

卽今划車弩之類

羽矛爲矢。引機發之。

吳越春秋橫弓着臂

施機設樞。注釋名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引開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于

守

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京師詔以尚爲中郎將率步騎三萬餘人救球球賴有援兵發諸罷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尚爲荊州刺史。

芑山氏曰陳球固守零陵不沮國威足以愧任胤之棄城走者但愚意方賊攻城球宜預爲備率吏士脩攻守具及賊至乃弦木爲弓羽矛爲矢何也豈球設備不令人測與抑史氏脫誤與。

度尚討賊之功灼然在人耳目間及胡蘭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界尚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徵磐下廷尉後尚磐面對曲直尚辭窮獲罪雖以先有功得原願獨無愧于心邪。

傳燮守漢陽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等擁兵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人怨之靈帝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傳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其鋒難當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群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

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殺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自守，羗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嘆曰：「爾知吾必死邪？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今○日○守○令○，○知○食○祿○避○難○，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

死於此。爾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幹哽咽不能復言。燮進兵臨陣戰歿，謚壯節侯。

與律合

或曰：燮可謂得死所。蓋氣義之兼者，惜不竟其用。又曰：自殤帝至是，書太守二十，非以能破羗書，則以能平盜書，其盛者以死節書，而世道益可悲矣。

劉備歛衆拒險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

斜谷道險操恐為備所邀截先以軍遮要

害處乃進臨漢中或云遮要地名在褒斜谷之南

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

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

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

備

創置者

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

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

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

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

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芑山氏曰。偃旗以却魏兵。子雲疑敵之法也。唐開元中。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衆築故城。板幹裁立。

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與此略同。

徙氏五萬餘。操蓋已棄武都而不有矣。諸氏散居秦川。符氏亂華。自此始。

王忠嗣持重安邊

唐天寶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嘗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嘗貯之橐中。以示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間隙。是所遣諜必示爲已用者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張仁亶仁愿本名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或曰。撫循不廢。訓練要害。悉置城堡。持重不邀功名。後世守邊。當以忠嗣為法。

哥舒翰夾擊吐蕃

唐天寶六載。王忠嗣使大斗軍副使哥舒翰。

哥舒虜複姓元

和姓纂云哥舒本突騎施別部之號後因

擊吐蕃有

為氏哥舒翰營州柳城人忠嗣部將也
同列為之副。倨慢不為用。翰搃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于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

或曰。伏兵斷後。夾擊此兵家試輒有功者。但須出敵不意。

盧奕死不失節

唐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

山留守李愬

愬希清之子

謂御史中丞盧奕

奕懷慎之子

曰吾

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愬收殘兵

數百欲戰皆棄愬潰去愬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

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于閑

廐使人執愬奕及采訪判官蔣清

清蔣欽緒之子

皆殺之奕

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

失節夫復何恨

芑山氏曰。奕首爲死節之倡。君子韙之。然奕寔生
盧杞。一忠一奸。何相戾至此極哉。杞不臣不子。真
古今罪人。

顏真卿起兵討賊

唐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玄宗下制。欲親征。其朔方
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
將之。期二十日畢集。初平原大守顏真卿。知祿山且
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
易之。及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
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
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
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遣

親○客○密○懷○購○賊○牒○請○諸○郡○繇○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

或○曰○真○卿○首○倡○討○賊○之○義○應○者○踵○繼○唐○室○不○亡○真○卿○力○寔○多○後○爲○盧○杞○所○陷○宣○慰○希○烈○縊○死○蔡○州○人○皆○惜○之○

顏杲卿用何千年策

唐天寶十四載祿山至藁城嘗山大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嘗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將起兵遣人詣大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

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卒。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

賈循。時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

不密害成

不特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聞河北有變而還。未幾賊將史思明陷嘗山。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芑山氏曰。千年何以猝爲杲卿謀至此。杲卿旣用千年策。便當如李愬之遇李祐。資以滅賊。柰何獻李欽湊首。併及高邈。何千年請京師。不稍爲別白。

乎未幾杲卿爲張通幽所譖。及賊將史思明攻嘗山。王承業擁兵不救。城陷執杲卿送洛陽。雖與履謙同罵賊而死。爲唐忠臣。當時得無有踈于謀者哉。論者不能不致慨云。

張巡起兵雍丘

唐天寶中、譙郡大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于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庭望祿山賊黨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

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懷仙胡人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

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出其不意擊之。彼必

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

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

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

巡于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

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

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二百餘戰。帶甲而食。暴瘡復戰。

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

○又○用○追○

○又○用○擊○

振。

世山氏曰。一擊以奪賊氣。再擊以拒賊攻。夜縋斫

營。乘勝追獲。合是數者。而後城可守。所謂寓守于

戰者也。後世守城。但坐以待敵。徼倖苟全。宜其潰

不旋踵耳。

張巡擊令狐潮

唐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賊將孫孝哲既陷長安，太

子即肅宗即位於靈武，時賊黨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

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玄宗至成都，

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自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

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

與○哭○玄○元○廟○同○然○亦○非○深○略○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

○完○却○陽○諾○一○案○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

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

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犇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奇○勇○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妄言天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媯檀二州名及胡

兵悉斬之。滎陽陳留魯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芑山氏曰。夜縋藁人。非徒欲得矢。且示弱。使賊不備。爲斫營地耳。

李光弼堅守大原

唐肅宗至德二載安慶緒

慶緒祿山子又嬖妾生一子名慶恩既殺祿

山史思明等寇大原月餘不下選驍銳為遊兵戒之

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

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

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

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于城下仰面

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

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上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

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礮軍戰石也張

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礮蓋起此俗字作砲飛巨石。一發輒

斃二十餘人。賊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

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

道周賊營中。搯之以木。搯章移反拄也至期。光弼勒兵在城

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

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

計。會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

太原。光弼復出擊之。希德遁去。

芑山氏曰。穿地道。陷賊營。可一應而不可循行者

也。蓋善制敵者。智貴疾。不貴遲。事宜逸。不宜勞。若

穿地則遲而勞。豈足恃哉。城守之要。大礮為先。此

法宜詳求之。

張巡許遠守睢陽

唐肅宗至德二載安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

南節度使子奇以歸檀二州名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

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

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督

勵將士晝夜苦戰○不○苦○戰○必○不○能○死○守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

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

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

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

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芑山氏曰。守戰各竭所能。如左右手。宰相輔有成。國家用人。當知此法。

張巡直衝賊陳

唐肅宗至德二載。賊將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宜守正而死。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戰。巡遂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

○聲○

多方○誤賊

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芑山氏曰：幾獲復免，賊亦有天幸與。然卒爲陳留人所殺，獨恨其晚耳。

張巡死守待援

唐肅宗至德二載，賊將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于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巨，以其半給

棄糧罪浮于谷賞

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旣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

欲令騰入。巡豫于城鑿三穴。候梯將至。于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鑠。鑠末置大鏢。搦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于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于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

○字○便○不○見○巡○方○略○

○綱○目○削○去○每○夜○二○

○九○川○火○非○順○風○不○可

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

滅。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能復攻。遂于

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內作壕以拒

之。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巡遠分城守之。巡

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

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

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

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

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今泗州。霽雲出城。賊

守

巡遠死之○日去賊下十日耳叔冀等不救何也

此輩誤國

今泗州

古方略 卷之一
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

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日：「今日睢陽不知存○奇○。」

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

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

明愛霽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

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

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

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曰：「齧

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晉

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為泣下。霽雲察進明終

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

人，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斃傷之外

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

圍之益急。

芑山氏曰：「巡之脩守具，霽雲之請援兵，可謂智勇

兼至。叔冀進明諸人擁兵不救，如秦越然，同為王

臣，甘以賊遺君父，罪豈在慶緒思明下哉？」

張巡許遠死節

唐至德二載，賊將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

從○客○就○義○

○後○世○督撫諸臣皆不待○力竭紛紛鼠竄求生耳

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

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

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扶其

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後子奇為陳留人所殺義其所為。欲

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用。且得士心。存之

將為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

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于洛陽。遠未幾亦死

芑山氏曰。合巡遠霽雲萬春之智力忠義。不能全

一睢陽。真可流涕。豈巡遠不勝任哉。進明諸人失

援之罪耳。

巡初守睢陽時。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

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

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于

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

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

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

取之于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

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

下爭致死力。嗟乎。巡嫺將略如此。功烈未就。卒死賊手。豈非天哉。精忠如宋岳武穆。弗竟厥用。與睢陽同悲夫。

李光弼移軍河陽

唐乾元二年、賊將史思明、既自稱燕王、殺安慶緒、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臯、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

叔冀在譙郡、既不救睢陽、今復降賊

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榮陽郡光弼

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常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

按兵。不利速戰。洛陽不可守。于公計何如。陟請留兵

于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

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

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

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

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常

損曰。東京帝宅。符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犯水

嶠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

牒留守常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

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

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

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

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

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迫。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

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

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其後不敢入。官退

光弼何不先指授而必待諸將請乎

洛陽不焚幸耳

屯白馬寺南。築月城于河陽南。以拒光弼。于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帝陟李若幽。皆寓治于陝。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願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橫流而渡

當于平日亦某可用臨時問誰能何也

亂曰。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

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

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

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

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我自孝德也。運

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

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

芑山氏曰。兩徐行。見光弼整暇。移軍河陽。遏賊西

侵。此處籌略尤勝。

守

田神功擊史朝義

唐寶應元年史朝義自圍宋州今睢州是數月城中食盡

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為遂城果毅劉昌開封人果毅軍名

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

尉即光弼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

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

倚我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

安知吾之眾寡遂徑趣徐州使兗鄆二州名節度使田

神功進擊朝義朝義乃思明長子思明寵少子明涓朝義殺思明即僞位大破之

守

古方略
卷之一
或曰神功自平劉展大肆暴橫留連揚州非心乎
王室明矣自非光弼號令豈能成功。

孫 余 垣 較正

余 維 樞

古方略守卷之一終

書